

《300萬美金的劇本》之二

很多電影項目早期都是一群編劇圍在一起，以主編劇為主展開討論，然後由主編劇執筆，每出一稿須再討論，直至劇本定稿完成。荷里活的劇本，尤其商業大片的劇本，從一開始，創意製片人和特效指導就介入進來。

電影行業一直嚷着電影要工業化，工業化不是擺大牌，用大牌壯聲勢，工業化就是正規程序化。製片人首先和編劇溝通，需要什麼規模的電影，劇本要寫到什麼程度，特效、美術各項都要根據劇本進行預算。要想拍好電影賺到錢，劇本創作和預算息息相關。編劇寫了一個特別好的故事，製片人覺得特別好，拍板就這麼拍，拍起來才知道怎麼這麼貴？為時已晚。好看也要有取捨，預算是有限的。荷里活大片的預算控制程序專案，從劇本階段就已經啟動。隨後，每改一稿劇本，也都會對應一個新的預算，確保成本不會超支。

荷里活對成本控制很嚴格，不該花的錢不會花，但該花的一點不含糊。還說《極悍巨鯊》，劇本開發首筆投入200萬美金，後續又追加了兩次，最終一共花了300萬美金。300萬美金相當於2,200萬人民幣，在拍電影不算多，但用在編劇費可

不是一個小數字。至今內地、香港、台灣，不論影片投資多大，也沒有哪一部電影肯在編劇費用上用這麼多錢。有一部號稱投資七個億，票房卻少得可憐的影片，以至片方主動下畫。除去其它原因，估計這部片沒有把該花的錢，花在劇本這個根本上，有一個好創意、好劇本，再爛也有根。不重視創意，不尊重文學文字，忽略藝術品的文化內涵，已經成為習慣，不打破這種陋習，就講不好中國故事，創作不出好劇本。

現在觀眾都已經知道荷里活大片好看，荷里活劇本的一大特點就是，故事虛構，細節足夠真實。這一點很重要，一個外星人外太空，鬼怪荒誕的離奇故事，細節也要真實，才能把觀眾代入到電影中去。《極悍巨鯊》之所以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也在於此。「真實」不在於，影片中這頭特大巨鯊是否真的存在，而在於，在確定這個核心假想後，要如何把圍繞它的一切都盡可能地落到實處。

有些電影不好看，虛假到令人難以置信，通常編劇和製片人會解釋說，這是一個很感人的真實故事呀，人物事件都是真的，一點沒有瞎編，為什麼真的也被拍得很假，原因就在於忘記了這個最根本的原則：細節的真實。

杭州說不完

鄧達智

看不厭是西湖。去不厭是杭州。如果沒有西湖，杭州只是杭州，再也沒屬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其中一部分。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在那些年，是多麼引人入勝的標籤，蘇州仍然擁有些曠世庭園，可惜聞名千百年水鄉面貌自從上世紀建設「新加坡工業園區」開始，已漸次湮沒，那些精緻無倫的庭園不變，卻被近年大幅增長的遊客浪潮充塞，整日水洩不通，原來江南氣韻情調明顯轉弱。

杭州西湖景區也逃不過從早到晚，被國內外遊客圍剿，難得清靜。總算先天因子豐碩，西湖景區面積寬廣，以筆者還算頗長雙腿繞湖一圈，走三四小時才走完。沿湖山嶺、茶園、水榭、石橋、荷池、各式樹林、寺廟、亭台樓閣數之不盡。選個幽深角落安坐，獨樂樂半天，真是上天創造了杭州，西湖景區賜給珍惜這片福地的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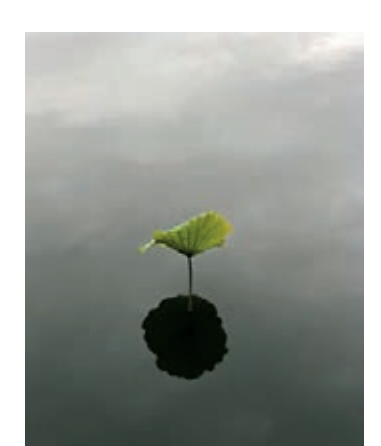
傳統杭州人愛鑽研養生，飲和食德，一杯茶、一份餅食、一撮乾果並瓜子，在九月中下旬桂花盛放，陣陣沁心香氣下，林間靜享，走遍中國，沒幾處如此悠閒。

老杭州人喜早睡早起，過去晚上九時後，沿西湖散步，水靜鴨飛，難得碰上幾個人，整個西湖上天下

水幾乎得幾人盡享；可惜今天遊客群湧，不在乎睡眠，隨時凌晨時分三五成群、嘻哈玩樂。

想安靜享受西湖？遊客只是過客，再多也總會累下來，凌晨三四點定必散去。太陽升起時分，晨光曦微，堅毅的人練聲吊嗓子造成此起彼落連綿樂韻，這上下醒來，換過走路鞋出門散步，讓自己細膩融入晨光湖影極致風景，唯早晨必備。

沿湖走去，偶爾與各級年齡晨運市民或遊客打個招呼，跟逐片開啟的荷花拍照留念，數小時後回到旅館，梳洗後，坐望湖景細味早餐，如此平凡福祉，才是真正的天堂。



筆者遊西湖時拍下的荷花照片。作者提供

爸爸媽媽我來了

余宜發

太開心了，跟父母相隔兩地這麼久的日子，而且已經三年沒有去探望他們，在九月尾終於的起心肝去美國紐約探望他們。

以往到美國探望家人都是跟弟弟一家人一起去，但這一次只有我自己獨個兒飛往那邊，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的外甥女。自從我的外甥女出世以後，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而且她已經長大成人，結了婚，最近還生了個可愛的小女孩。雖然原本我的計劃是明年暑假跟弟弟一家一起去為她們慶祝，但我這個外甥女之前跟我說：「發舅父，你會不會來美國飲滿月酒？我真的很想你來參加。」當時我也沒有任何決定去不去，只是跟她說：「我應該來不了，不過可能會有驚喜給你。」原來我這句隨便說的「驚喜」，她一直記在心上，有一天，跟母親電話談話的時候，母親說：「你的外甥女說你會給她一個驚喜，你不要隨便說說而已。」

聽母親這樣說之後，我本人立刻詢問弟弟有沒有空跟我一起去美國個多星期出席外甥女女兒的滿月酒？但原來我的弟弟工作十分忙，真的抽不到空一起去，所以我便決意自己一個人去探望她們，當然是給我外甥女「驚喜」。

當我決定及買了機票之後便告訴我的母親，她其實經常口裡說：「每次來美國也用了不少錢，不要刻意過來探望我們，我們也很好，不用擔心。」其實當她知道我會去探望她們的時候，感覺到她真的很高興。我也明白到，哪有父母不想看見自己的兒子？所以我更加覺得這次就算一個人到美國也是值得的。而且我跟母親及其他在外國的家庭成員說：「千萬不要同外甥女說我會到來，我要給她驚喜。」所以我的家人也一直保守這個秘密，自己也十分緊張，不知道當我出現在外甥女眼前的時候，她會有什麼的反應？

其實自己都希望可以一年有一次機會去外國探望家人，但奈何有很多不同的情況也未能順利去到，包括：金錢的問題，時間的問題。但坦白說，每一次去探望家人都用上很多金錢，而很多身邊的朋友也跟我說：「錢可以慢慢地賺回來，但跟家人見面的機會只會愈來愈少。」我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這一次決定去美國探望他們，除了參加外甥女女兒的滿月酒之外，也可以探望家人，我已經準備好了，爸爸媽媽我來了。

朋友見面

興國

在香港，多數人的居住環境都非常窄小，所以朋友見面大多不會選擇家裡，而選擇一起到茶樓喝茶吃點心，或者到咖啡店裡小聚。甚至一班朋友約在一起聚餐，像大食會般暢談一番。

古詩說的寒夜客來茶當酒，是極少在現代社會出現的。因為就算家裡夠寬敞，朋友要到家中見面，是要預先通知約定時間的，不會出現古人那樣忽然出現在家門前的驚喜場面。

曾經看過一個笑話，說有一對夫妻在家裡，忽然來了一個不太熟悉的朋友，夫妻請客人到客廳坐下閒聊了一會後，因為是夏天，天氣悶熱，為人妻的對丈夫說，客人來了那麼久，應該拿點什麼清涼的東西招待一下吧？丈夫說對啊，我都忘了。於是丈夫走到窗前把原來緊閉的窗戶打開，讓涼風吹進客廳。

這笑話應該不會在香港發生，因為不太熟悉的朋友不會貿貿然就去

拜訪人家，就算真的，也至少會倒杯水或茶招待吧？況且，香港的夏天就算把窗戶大開，也很少會有涼風吹進屋裡的，開開電風扇或者把冷氣打開才有可能讓屋裡涼快。

我自己有過一次蠻意想不到的經驗，是我答應的冷氣機滴水到樓下的地方，剛好是一家小旅館的陽台，旅館的服務員曾用掃帚的把柄伸過來說水會滴到陽台上的客人，要我把冷氣關掉，不然會向食環署提告。所以我整個夏天都不開冷氣，只吹風扇。

有一天，有朋自遠方來，到家裡來看我，那天實在熱得不得了，只能把冷氣機打開，但又怕滴水，只好把滴水的水管放進家裡，用臉盆來接水，結果幾分鐘就要去倒水一次。朋友也覺得不可思議，可是又熱不可耐，不這樣又不成，真是無奈得很。

這位遠方來的朋友，十幾年才見面，不知他下次再來的話，會不會要求到咖啡店喝杯咖啡算了？

近黃昏

米麗宏

小時候，特能「造」，整天沉溺於廝殺追打的遊戲中，比小男孩還瘋。能讓我安靜一霎的，倒是有一樣物事。它比我們要弄的刀槍棍棒木頭貨，有趣兒得多。關鍵是它能變。顏色，形狀，大小，騰挪流轉，變化萬端，比露天電影還耐看。

那物事，是西天的火燒雲。黃昏，跑累了，瘋夠了，我們喜歡齊刷刷坐在村西小南河的石橋上，兩腿懸空，悠達着，看西天雲。我們邊看邊指手畫腳，有說看到的是馬，有說是豬；有說是孫猴兒，有說是大獵狗；有說是自己駝背的爺爺趕着車，有說是二丑他娘在梳自己的大辮子……我們嘖嘖喳喳，誰也不服誰，連背後村裡面此起彼伏的呼兒聲，都聽不見。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一派壯麗輝煌。那些棉花雲，我們曾在高處揮動着手帕、圍巾啊、小布衫啊打招呼的棉花雲，這時被落日收去，染成了萬匹綢緞，又無情絞碎，投入大火爐。碎布爛縷在火裡飄搖、燃燒，好像西天就要被燒塌。滾滾裡，誕生一團紅彤彤，紅彤彤，又變成詭異的妖精藍。玫瑰紅捲開亂雲，悠然成縷；橘紅擠出一線，不久隱去。

大紅大紫的騰騰中，夕陽慢慢滑墜，好似輕輕彈一彈，咕咚一聲，落入熔金的山峰；最後的紅光，停留片刻，慢慢散入灰藍之中。身邊的五一悠悠地說，他最美慕雲，想去哪就去哪，一陣風兒就走了。他長大一定坐飛機，攆着雲跑。

大飛說，想得美，飛機都是給空軍坐的，咱們只有拖拉機。崩崩崩，崩崩崩。秀秀覺得晚霞好漂亮，想讓她娘扯一塊兒紅綢布，給她做裙子。我則自豪地說，那些雲彩都是俺姥姥村兒的，俺姥姥家就在雲彩下面住。俺長大了，也要搬到那裡。鼻涕大將說，那雲彩說不定是從北邊他姥姥家飄過來的。

我想了想，表示同意。這麼美的雲，哪能自己獨佔？就允許雲彩從北邊飄來吧。不過，我們大家都弄不通的是，為什麼我們村沒那麼美的雲？為什麼彩雲總在遠方？雲生雲滅，雲飄雲移，無數個美麗的黃

近黃昏

昏，來了又去。等我咀嚼出黃昏的甜味時，我明白，我的人生已填充上豐富的色彩。我的童蒙時代，已經作別而去。

十八歲師範畢業，我在一箇山村中學教書。走在歸家的小土路上，黃昏，是最甜美、閒逸的時刻。迎着晚風，心裡踏實而滿足。我總喜歡哼一首歌：「半個月亮爬上來，照着我的姑娘梳妝台，請你把那紗窗快打開，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輕輕地扔下來……」月亮，玫瑰，跟黃昏相連，心像奶酪一樣軟而甜。忽然地，想對一個人好，悄悄地，像不響不響響出天幕的星子一樣。

眼前被黃昏塗抹出油畫般典雅的氛圍：破石頭房穿上了鍍金的衣裳，房頂的青草在夕陽裡妖嬈，小土路鋪一層彩網，白楊樹的枝葉眼波灼灼。夕陽還未落山，半個月亮已印上天幕。黃昏，含住它，像含住一枚透明的糖果。甜味，模模糊糊暈開，暈開，一直暈到心裡來。

黃昏裡，有人在拉風箱，有人在剝南瓜，有人擔水回來，把鈎擔叮零當啷掛在牆壁，有人嘩地一盆水潑向地面；有人在轉動木桿子接收電視節目的天線，屋子裡的黑白電視機嘩嘩嘩爆着雪花；有人放着收音機，「歸來吧，歸來吧，浪跡天涯的遊子」；另一家的收音機則鏗鏘書畫：「呂布心想，這董卓也欺人太甚……」

籬落呼燈，燈亮起，倒遮掩了一些小秘密。這黃昏，就是為了讓一些暗中的東西亮起來的，它們被俗常煙火遮蔽太久了。那時根本不想，自己也會走入這煙火黃昏。

天色濃暗，陽光收起，喜鵲們不再飛翔，我「哎呀」一聲關閉大門，也關上了三十年的光陰。

下班歸來，晚霞黃濛濛的光映照著我的院子，黃昏，像水一樣充滿我的小天地。我啪地打亮廚房的燈火，擰開氣爐，坐水，熬粥；又把兩支絲瓜刷刷切成薄片，切完了，瓜片未倒，像沒切開時那樣立着；用手輕輕一碰，瓜片齊刷刷歪向砧板，嚓嚓一陣響，刀下吐出一大片細又軟的瓜絲。我用它們攪和蛋液麵粉，電餅鏗裡攤兩個鹹食。

中年的人生，尤其珍愛這黃昏的安寧。職場與家庭之間三十年遊走，經歷了許多，快樂，痛苦，無奈，遺憾，打拚，放棄，白晝裡的生猛、風口上的飛行，最終都將落腳於這水樣黃昏。

晚霞隱去，薄暮上來，一家三口圍着餐桌，披着燈光，津津有味地咀嚼簡單的飯食和不簡單的生活。我對此心有感恩。這時刻，還有很多人漂泊在異鄉的站台，很多人在地鐵的燈光下勾頭盯着手機，很多人正驅車朝家庭的燈光奔去……

我想起那句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似有一種不甘、一聲嘆息，其實，自然的黃昏也好，人生的黃昏也罷，近黃昏，有什麼不好呢？

真實、結實的日子，少不了黃昏的一點鬆散，來攪開完美一天的疾徐有致。黃昏，不是終結，是對於新一天起點的靠攏，也是對於平靜的宏偉闊大的靠攏。它是一種放鬆與寬慰，是一篇暖色調的讚美故事，是獻給你一天勞作的溫馨。

而我們一生中，為子女，為夫婦，為人父母，為一己之欲，之役，之奴，可謂四方打拚，八方出擊，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心平氣順、無憂無慮的人生時段，定是輕鬆、怡然的生命的黃昏。夕陽無限好，從容度黃昏。



黃昏景色，讓人迷醉。新華社

買高速列車票的秘訣

范舉

香港有一議員，到了西九龍站買高速鐵路的車票，感到十分氣餒。到了自動售票機前，他只有一千元的鈔票，以及舊式的磁卡信用卡，結果無功而還。更多的人，在人工售票站窗口買票，平均一個人要用8分鐘才可以完成交易，如果有一些旅客要買八到十張車票，可能要耗用時間二十多分鐘。櫃檯之前，經常有二三百人排隊，光是買票的排隊時間就要兩個小時。於是有人建議，港鐵公司能否在其他港鐵站，也開售高速鐵路的車票？

筆者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售票的大堂，再對下一層就是商場和飲食層，有一個中旅社的辦事處，沒有人排隊。原來，幫襯中旅社和幫襯港鐵售票站，有天淵之別。所有報紙都沒有採訪中旅社，令買票的人遭到了折騰，浪費了許多時間，遇到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第一，中旅社不收買票的手續費。第二，中旅社可以收取一千元的鈔票。第三，中旅社也可以使用舊式磁卡信用卡。第四，買高速列車票不必到西九龍車站，所有中旅社的門市部都可以代購高速列車票，也可以現場取票。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要買十個親朋好友的車票，不必帶同正式的回鄉證，只要利用智能手機把十張回鄉證的正面（有照片和回鄉證號碼的一面）拍攝下來，就可以購票，而西九龍站則必須帶同正式的回鄉證。中旅社做完了所有購票手續之後，會給旅客一張購票的憑證。旅客只需要在列車出發前的一個小時到達西九龍高鐵路車站取火車票。如果當時售票窗大排長龍，等不及取票，有一個特別的安排，乘客可以憑這一張購票的憑

證入關。中旅社的職員告訴筆者，假如你在出發之前15日買票，也可以立即取票。取票後，如果想更改行程和出發的時間，有關的車票會作廢，不可以改票，更不可以退票。如果保留着購票的憑證，就可以改票或者退票。

總之，我們不要把高速列車當成是現在的火車，應該把高速列車票當成是飛機票，所有的乘搭安排，都要按照坐飛機的規矩，你必須在高速列車出發之前的46分鐘到一個小時，到達西九龍火車站並且入關，並且要在開車前15分鐘登上列車，車票才有效。入關的時間，就是登記時間。有人在西九龍乘搭高速列車前去深圳福田，他在火車出發之前的20分鐘入關，立即被票務人員攔了下來，車票作廢，只能夠購買下一班的車票，費時失事金錢。紅磡火車站的舊式列車的好處，不採用實名制，使用八達通卡進關，不編排座位，隨到隨開，即使你趕不上，十分鐘後，立即有第二班車可搭。從紅磡乘搭電動火車到達深圳福田，1小時就可以了。如果搭高速列車，你必須要在開車前46分鐘入關，超越時間1分鐘，車票就作廢了。你要記住，高速列車的規矩就好像坐飛機一樣。

筆者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售票的大堂，再對下一層就是商場和飲食層，有一個中旅社的辦事處，沒有人排隊。原來，幫襯中旅社和幫襯港鐵售票站，有天淵之別。所有報紙都沒有採訪中旅社，令買票的人遭到了折騰，浪費了許多時間，遇到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高鐵路車通車，售票出現混亂。新華社

也談《延禧攻略》之二

小蝶

《延禧攻略》的其中三名演員的選角和演法令我很好奇，不理解他們為何選擇這些演繹的方法。

高貴妃譚卓。高貴妃的角色有很大問題。首先，她被譽為「艷冠六宮」，但鏡頭前的高貴妃無論是梳頭、化妝和服裝，不但無一能成就角色的美，反而剛好來個相反效果。第二，不到高貴妃快將逝世的那場戲，也不知道原來她的最大宿願是想當皇后，因為這樣就能令她曾受屈辱的母親可以風光地入葬高家之墳，挽回母親受損的聲名。可是，編劇寫高貴妃的所有所作所為卻全都與她的願望背道而馳，令人絲毫不會同情這名背負着家族情仇的女子。更令人覺得奇怪的，是她每次出手後，總會受着比敵人更重的傷而回，變成滑稽的角色。

第三，是給演員的問題了：我很想知道演員為何會如此演繹這個角色，因為她的演繹與全劇所有演員的演法格格不入，突兀地獨自跳了出來。角色熱愛昆曲並不是解釋，名伶在家不會唱戲般吊起嗓子講話。讀者不用懂得演戲的理論，你只要試想一下皇帝會否喜歡鏡頭前

也談《延禧攻略》之二

的高貴妃的形象、舉止和態度，便可以知道這種演繹方法是否有問題。

袁春望王茂雷。袁春望是一名絕對的美男子。傅恒的後令所有女子都傾慕，袁春望的美不但把女性吸引過去，連太監也一樣對他情不自禁。因此，他應該是全劇最好看的男子。這樣的「絕色」俏郎君不是應該找來異常俊俏的男演員來演的嗎？王茂雷本身的樣子不差，可是，現時的選角再加之把粗男子的嗓子，實在與袁春望的形象相差得太遠了。袁春望這個角色其實是悲劇人物，就像莎士比亞的《李察三世》的主人翁一樣，即使擁有皇族血統，卻因為身體的缺陷和扭曲的性格而令自己成魔，悲劇收場。當年King Sir演李察三世一角，曾對筆者剖析他演這名經典戲劇好角的竅門：「即使是演反派人物，也要將他演得可愛。」可愛的意思當然不是指得意，而是即使是歹角，仍會令觀眾喜歡他、了解他、同情他，願意站在他身旁感受他的痛苦。

袁春望美艷驚人，又背負着如此令人歎息的身世，不是應該令觀眾背後會不期然地嘆句造物弄人，天妒「紅顏」嗎？可是，以我個人來看，恕我直言，現時的袁春望每次出現都只會令我生厭，恨不得那場戲快點完結。演員那種戴耀明式的演繹確實做得多了些。

舒妃李春媛。舒妃出身納蘭家族，家世顯赫，是一名大家閨秀。大家閨秀可以心腸惡毒，無事生非，但生於大富大貴之書香門第，活在紀律非常嚴謹的清宮之中，她外在的形象一定是規矩步，合乎禮教，而不可能是一個走路大刺刺地左搖右擺，說話和身體語言像市井三八的一個無教養的辣妹。皇帝和皇后會容許這種層次的人留在宮廷內嗎？

到底是誰指導和容許《延》劇演員採用這些演繹方法的呢？順帶一提，我真的很害怕每次反派角色被揭發罪行或臨終時，總要忽然間變成好像瘋了似的，然後像醉酒般站不穩腳地對着空氣聲嘶力竭地控訴一番的場景。皇帝會容許你在他面前發上半天瘋？恐怕如周星馳在《唐伯虎點秋香》中還未來得及唱「求神」二字便被人一腳踢倒地上才是應有的回應。